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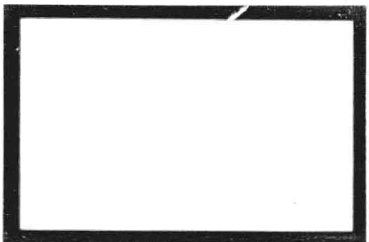
花坞笛声

寸心书屋昆曲随笔

周 秦 ◆ 著

山东鲁艺出版社





埙笛声

寸心书屋昆曲随笔

周秦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坞笛声：寸心书屋昆曲随笔 / 周秦著.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9

（桃花坞书系）

ISBN 978-7-5474-0829-2

I. ①花… II. ①周… III. ①昆曲 - 戏曲史 - 文集

IV. ①J825.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4147号

责任编辑：徐峙立

装帧设计：周晨

主管部门：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sbs.com.cn>

电子邮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142×210毫米

8.5印张 32幅图 180千字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我带昆曲班 / 001

台湾大学昆曲社三十六届年度公演寄语 / 009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 012

高慰伯先生与苏州大学昆曲班 / 018

看继字辈演戏 / 025

文化之缘 / 028

苏州大学的昆曲教育 / 032

深耕源头,固本养根

——苏州大学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述评 / 041

《牡丹亭》与苏州 / 059

青春与至情

——关于青春版《牡丹亭》两岸三地巡演的回顾与思考 / 069

姑苏风范的现代延展

——记苏昆优秀青年演员沈丰英 / 078

守法与翻新

——关于《梁祝》昆唱的追记和思考 / 089

借昆腔婉转谱新词

——新编昆剧《孟姜女》编演追记 / 096

别题纨扇唱香君

——新编昆剧《李香君》编演追记 / 107

前身太白非耶是

——新编昆剧《杨妃梦》编演追记 / 113

昆曲精神的舞蹈诠释

——记马家钦与“昆舞” / 118

撷取、熔铸与升华

——再谈马家钦昆舞的艺术取向 / 125

《寸心书屋曲谱》序 / 135

《中国昆曲腔词格律与应用》序 / 137

《中国昆曲论坛 2003》编后记 / 142

《中国昆曲论坛 2004》编后记 / 145

《昆戏集存甲编》前言 / 149

丹青圣手 南曲名家

——昆山腔兴起前夕的吴中曲派 / 179

昆曲艺术的原生环境与文化特征 / 189

昆曲艺术与苏州二十一世纪文化战略 / 205

“姹紫嫣红牡丹开，良辰美景新秀来”

——关于青春版《牡丹亭》的座谈 / 209

美的东西应该有未来

——《昆曲 600 年》编导访谈录 / 232

后 记 / 261

我带昆曲班

1991年11月,江苏、上海和中央电视台相继在新闻节目里播发了苏州大学中文系(89)昆曲艺术本科班首次公演的消息。

1991年12月,江苏省文化厅经由苏州市文联拨专项经费二万元,资助苏州大学中文系(89)昆曲艺术本科班的教学工作。

自昆曲班进入第三学年以来,我们所面临的形势确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由于在海内外学术界的知名度不断提高,昆曲班的生存空间正在迅速扩大。仅去年下半年至今,我们就接待了来自台湾和美国、日本的曲家曲友十多起近百人次,《艺术教育》、《中国戏剧》、《上海戏剧》、《新华日报》、《扬子晚报》、《艺术百家》以及香港《大公报》等先后刊登文章、照片,介绍评论国内第一个昆曲艺术本科班的情况和方向。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等单位已来人来函联系从昆曲班毕业生中招收1993级研究生事宜。各昆剧院团、业馀曲社同我们的联系更是人来信往,不绝于途。由于凡一、钱璁、顾笃璜、徐坤荣等老同志的奔走筹措,以及许多企业的慷慨赞助,昆曲



苏大昆曲班教务会议 左起顾笃璜、沈传芷、郑传鉴、周秦 郑虹摄 1990

班前后四年间的艺术教学经费已得到了基本保证。而更令人欣慰鼓舞的是班上二十名学生对昆曲艺术的感情从冷漠、怨恨到理解、热爱,对专业学习的态度从消极、敷衍到主动、自信。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昆曲艺术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誓愿,深深铭刻在二十颗年轻的赤子之心上。在征求学生对个人前途的看法时,几乎人人都表示一定要选择与昆曲艺术有关的工作。有一个学生对我说:“周老师,振兴昆曲少了我们班上谁都很可惜,但眼下搞昆曲实在太穷了。如果毕业时我们不能聚在一起,我要去做生意,为昆曲班赚好多好多钱。过几年,您再把我们召集拢来好好干。”听着这样的话,你能不感动吗?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和信念,昆曲班学生硬是顶住了闲言碎语和简陋条件的考验,承受着两倍于其他专业的总课时,在较好完成本专业教学规划所规定的课堂学习任务同时,练嗓音、练形体、

练唱念、练乐器,并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学演了第一、二轮十三个传统昆曲折子戏。每一次粉墨登场,都得到曲学前辈和曲界同行的高度评价,谬许为“本色传神”、“风流蕴藉”。目前,他们正在苦攻第三轮九个折子,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命运赋予的振兴昆曲的梦。

有人说是历史的选择,有人说是时代的必然,总之,当五百多年前昆曲这门艺术在太湖和古运河的哺育下生成之后,就像是蓦地里一阵春风拂卷华夏大地,一切音乐、舞台、艺术、文化都被着上了江南特有的绿色:你问唐宋燕乐吗?到昆曲中去找吧!你问宋元南戏吗?到昆曲中去找吧!你问元杂剧吗?很抱歉,还是去请教昆曲吧!至于明清两代浩如烟海的传奇,更是生来姓昆;而清中叶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徽、京、川、湘、婺、祁、赣、桂、苏、锡、沪、越等剧种,无不受昆曲的滋养影响而以之为师为祖。因此,治中国文化尤其是近古文化而无视无知于昆曲者,实不啻于数典忘祖、缘木求鱼。反



苏大昆曲班学员 郑虹摄 1990

观之,正因昆曲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而发祥,而参天的,昆曲艺术工作者如若不具备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语言乃至五千年文化的广博知识,也必将一事无成。当今学术界为昆曲近两百年来的式微寻找出一大堆原因,为振兴昆曲开列出各种各样的药方。其中有一点无疑是根本的,那就是昆曲人才的培养,或云昆曲艺术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昆曲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即作为诗歌文学的高雅性和作为表演艺术的通俗性的背向发展,导致案头与场上,文学家与艺术家之间日愈难以逾越的鸿沟。表现为戏曲教学的现状,则一方面,科班出身的昆剧演员文化水准大多偏低,守成尚不可能,更不用说担负振兴重任了;另一方面,院校培养的戏曲人才又大多脱离舞台实践,甚至一句也唱不来,其议论或研究自然难以对振兴昆曲起到实在的作用。这恐怕就是昆曲艺术难以走出困境的内在症结所在。苏州大学中文系昆曲艺术专业要求学生通过四年的刻苦学习,既懂得吹、唱、演、导等舞台上的一套,又初具剧本写作、音乐编配、戏曲理论研究等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具有汉语言文学、古代史和文化史的扎实基础,将来择优发展,一专多能,成为有学问的演员或懂舞台的戏研或剧作人员。——我们认为,这是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昆曲艺术所真正急需的人才。

服务于培养昆曲艺术通才的专业方向,我们在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协助配合下,对(89)昆曲艺术本科班的课程设置作了精心的安排。除保证公共必修课和汉语言文学基础课外,加强了中国戏曲史、戏曲作品选、戏曲理论、西方戏剧史、戏剧美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文献学、诗律学、吴语等相关课程,特设了民族传统乐理、戏曲导演、舞美、昆曲格律、昆剧锣鼓、戏曲欣赏和表演艺术系列讲座等专业课程,聘请有关专家主讲。此外,每周还安排十五课时左右的实践课,

内容有民族发声方法训练、形体和戏曲程式训练、昆曲唱念、昆剧乐队以及昆曲传统折子戏排演等。应聘担任昆曲班实践课指导教师的有著名的传字辈老艺人沈传芷、郑传鉴,老法师毛仲青,老堂名高慰伯,老音乐家武俊达、孙从音、张志锐、萧翰芝,以及著名昆剧演员蔡正仁、张静娴、柳继雁等,更多的是比较年轻,不那么著名而基本功扎实或对某一个戏、某一个角色得名家真传、有独到心得的省苏昆剧团演员,如朱文元的副丑,杨晓勇的老外,徐玮、陈滨的生,陈蓓、徐雪梅的旦,王士华的形体训练,毛伟志、王正来的唱念,石冰、翁再庆的乐器等。我们要求学生转益多师,博取众长,从而领会昆曲艺术的真谛,通过“做加法”不断提高、充实和完善自己。

昆曲之美,无与伦比,这几乎是基本常识,人所共认。而昆曲艺术的个性却决定了观众对象的有限性,导致了它的衰落濒危,这也是铁的现实,无可回避。振兴昆曲艺术,如果意味着调动一切现代或流行的艺术手段,使之吻合或贴近当代市民的口味,以图重归两百年前的荣华显赫,君临天



昆曲班公演《牡丹亭·游园惊梦》 徐凝饰杜丽娘 沈莉萍饰春香 1991

下,这无异于援戈返日,决非我和昆曲班二十个学生所敢于问津甚或想象的。但是作为第一步,保存昆曲作为诗之一的最优秀的精华部分,仰同唐诗、宋词、元曲一道传之子孙和子孙的子孙,使一万年以后的人们还能像熟知杜甫、苏轼、关汉卿一样地熟知汤显祖、洪昇,熟知他们的名作《牡丹亭》、《长生殿》——不仅从案头,而且从场上;不是经二十世纪的某些人随意审改过的,而是基本保存原作精神面貌因而堪称规范经典的。——简言之,让后人有机会了解什么是传统意义上的昆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能够而且必须尽力去做到的。当然,昆曲艺术也应致力于出新,但这必须是在了解和继承传统精神之后的第二步,必须做到出新而不离根本。否则,如



昆曲班公演《燕子笺·奸遁》 於勃饰鲜于佶 戴晓东饰门官

1991

果完全泯灭京、昆界限,如果把昆曲改革成整脚的歌剧甚或界于歌剧与话剧之间的一种什么剧,那就根本算不了新,也无济于振兴昆曲艺术或增加昆曲人口。在走“第二步”这个问题上,我和昆曲班的学生也没有放弃尝试,一个以辛亥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为表现内容的新编传奇《畸人泪》即将完成案头工作。但是说心里话,我对这方面的努力丝毫不敢自信,相反有点悲观。诚如王国维所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魏人决计写不出超越屈原的骚体诗,宋元代也决计写不出凌驾杜甫的近体诗。洪孔以降三百年,世无传奇大家,气运使然,非战之罪也。

记得在关于创办昆曲艺术本科班的论证会上,老教授王迈先生称此举为“神圣的事业”;后来,在首届吴继月昆曲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系主任范培松教授发言中形容昆曲班的奋斗“颇有点悲壮”。神圣也罢,悲壮也罢,都流露出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气氛。我的想法要乐观得多。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先生在参观昆曲班教学后说的一席话给我启发良深。他说,把最好的文化艺术保存在大学里,这似乎是人类必然的选择,西方文化的瑰宝——莎士比亚戏剧也经历了从剧院走向学院这一过程。由此观之,苏州大学中文系(89)昆曲艺术本科班还真如有篇文章所写的那样“可说是应运而生、适逢其时了”。而与莎氏戏剧不同的是,昆曲艺术至今还存在于剧院中,存在于六个昆剧院团的舞台实践中。尤其是我们还有上海昆剧团那样阵容整齐、群星荟萃、精神面貌振奋而勇于开拓进取的专业队伍,对于他们为吸引新一代昆曲观众而进行的种种努力,我和昆曲班的学生是非常理解、非常钦佩的。七十年来,正是依赖于传字辈以下几代昆曲艺术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昆曲才能老当益壮,焕发出比莎氏戏剧更绚丽更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洪惟助先生认为苏大昆曲班实现了台湾曲学界向往多年而迄未实现的梦。而我和顾笃璜先生、徐斯年主任正全身心地沉溺于建立一个教学、科研和舞台实践三结合的戏曲中心,力争昆曲班学生毕业后基本不分散的又一个梦中。这第二个梦更难做好,也许根本实现不了,但是在明年七月昆曲班学生毕业离校以前,我决不放弃努力。为了昆曲班,顾笃璜先生毁家纾难,徐坤荣同志以肾殉职。我虽财不若顾而力壮于徐,理当知难而进,义无反顾。

台湾大学昆曲社三十六届 年度公演寄语

1993年3月26日,上海《文化艺术报》以“抢救国宝行动受挫”的醒目标题刊登了一则报道,略云:号称海内外第一家的苏州大学昆曲艺术本科班在开办之初曾轰动舆论界,认为此举是振兴昆曲、抢救国宝的积极行动。但是当学员四载寒窗学有所成而临近毕业之时,却发现没有任何一家昆剧表演团体或科研机构愿意接纳他们,因为这些单位都自顾不暇,岌岌可危。29日《报刊文摘》转录了此文。于是近两周来,我和我的学生又一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有位学生家长对我说:“四年辛苦,结果竟然如此,周老师,您说昆曲还有希望吗?”

是啊,昆曲还有明天吗?回首带领昆曲班走过的四遍寒暑,花朝月夕,笛里吟边,师生相与审音析律,俯仰抑扬,俨然以昆曲传承自我期许。一旦风流云散,能不尽然生哀?虽说事情尚未如媒体所形容的那样绝望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各昆剧院团关于引进苏大昆曲班毕业生的意向至今并未撤回,而为安置这

一支跨世纪新生力量筹建苏州昆曲研究所的计划也日益受到海内外曲界同仁的理解支持并渐具眉目。但是,昆曲艺术处境险恶,举步维艰,则是无可回避的严酷现实。资金匮乏,人心涣散,观众日减,演出萎缩。一向赖以后援的业余曲社也大多若存若亡,难以为继,只剩下三数蹒跚老翁,围坐闲说开天往事。昆曲啊昆曲,你有过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华啊,冯夷水仙未足以状其清,风兰烟篁未足以状其韵。然而方今之世,鹄形菜色、鹑衣百结犹然不足以况其窘况其困。昆曲啊,你的希望究竟在哪儿呢?

昆曲拥有最为殷实的家底——一千六百多出曲词、宫谱、念白、科介俱全的演出台本,其中大约六百出左右尚有传承;昆曲有最优秀的演员——以二十名“梅花奖”得主为中坚的浩荡阵容,足令其他任何剧种望尘莫及。但是这二者之间总像是缺了些什么。我曾将其表述为案头与场上亦即昆曲内部文学因素与艺术因素的相互睽离。作为一种在诞生之初就具有复古趋向的高雅文化,昆曲不可能效法当下许多号称“通俗”(实则俗则甚矣,通却未必)的新潮文化,不顾身价地以迎合取悦多数观众是务。它只能得到相对少数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们的理解爱好。江苏省昆剧院副院长邵愷洁先生说,许多演员对在为大学师生演出时所感受到的舞台上下的情感交流印象深刻。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先生也谈到客秋在台北、台中等地为大中专学生演出或演讲时观(听)众席异乎寻常的热烈反映,并且对学生提问时所表现出来的深思精神和懂行程度感到吃惊。联想到当前昆剧从业人员的现状,蔡团长颇为感慨:“总说观众层次要提高,而咱们演员自己的文化素养却很低,这怎么说得过去呢?”日前,中国昆剧研究会在苏州召开1993年昆剧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提出了举办古典名着汇演的倡议,得到各昆剧

院团的一致回应。看来,沟通案头与场上关系正日益成为曲学界和演艺界的共识而势在必行,基于这一认识而开办的苏州大学昆曲班的实践经验也日益得到理解重视。尤其是在观看该班学生的实习演出之后,与会者似乎重新看到了昆曲的希望。学者们谬许演出“本色传神”,院团长们则纷纷向我重申引进苏州大学昆曲班毕业生的意向。

值得一提的是,这四年间对苏州大学昆曲班最真切最持久的理解来自台湾高校。曾永义先生、洪惟助先生、李殿魁先生等先后莅临指导,各高校学生更是纷至沓来,不下百余人次。同学们大率谈吐儒雅,好学有礼,绝非时下充斥大陆荧屏的台湾影视中常常充当主角的那种轻佻狂躁、语病百出的现代青年可与同日而语。其中与我班结缘最深的莫如台湾大学昆曲社同仁。相逢如故,摩笛吟唱,居然字契腔合,丝丝入扣,爰有莫逆之喜。春秋几度,曲社成员屡有更新,而与苏州大学昆曲班的交情始终不渝,书信、电话越海往来,不绝于途。顷闻曲社将有年度公演盛举,遥望瀛洲,心驰神往,拉杂书此,以志深慨。

昆曲终将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艰难而坚实地,绝不会失传在我们手中。海峡两岸的学子们,努力啊!

1993年4月于寸心书屋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算是十年前的往事了。暮春三月，网师园初开夜花园，主事者邀请苏州大学昆曲班去殿春簃表演一段昆曲，指定曲目是《牡丹亭·游园》。傍晚时分，我带着学生去踏看场地。夕阳池馆，静谧无人，笛声起处，花气袭衣。平素活泼新潮的女孩子，脸上蓦然显现出一种我期待已久的端庄娴雅，举手投足之间流露着一种从容含蓄的古典美。想不到课堂上说不明教不会的昆曲艺术的内在精神，无意间竟得之于名园之中。这给我以挥之不去的深刻感受。那位大学毕业后随父母移居海外升学就业的女学生也念念不忘那神秘的“顿悟”式的入戏，在来信问候或回苏探望时，常常提及这个问题：昆曲和园林，它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

回答这个问题，既容易又困难。昆曲与园林植根于同一片文化土壤，数百年来，作为苏州文化的两翼，它们有力地托起并支撑着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江南文化中心的不争地位，并且从吴中走向全国，走向海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响亮品牌。它们之间自当有